



饑餓的國度
中國糧食危機

巴山著

饑餓的國度

中國糧食危機

饑餓的國度 中國糧食危機

作者：巴山

責任編輯：孫念祖 杜娟

出版發行：百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一二八號希雲大廈5字樓F座

電話：5770232

圖文傳真：(852) 8956184

封面設計：楊志堅

定價：港幣五十八元正

國際書號：ISBN: 962-343-037-10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九九一年六月初版

版權聲明：本書版權不得侵犯，非經本公司同意，擅自轉載、出版、翻譯者，將被法律追究。

©PAI SHING CULTURAL ENTERPRISE LTD.

欲得衣食足 天下重農耕

——關於中國糧食問題的回顧與思考

「食者乃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

——〈後漢書〉

目 錄

欲得衣食足 天下重農耕——關於中國糧食問題的回顧與思考

上篇 痛苦的反思

- 一、饑寒交迫的史前史…………… 3
- 二、血跡斑斑的「史書」…………… 6
- 三、駭人聽聞、悲慘至極的災景…………… 15
- 四、發人深省的統計數字…………… 25

中篇 沉重的回顧

- 一、苦難中的崛起…………… 33
- 二、「要求過急」的合作化…………… 38
- 三、啊，大躍進…………… 45
- 四、人民共和國的饑荒…………… 57
- 五、天災乎？人禍乎？…………… 68

下篇 嚴峻的現實

- 一、改革的艱難的發端…………… 73
- 二、迅猛前進的中國農村改革…………… 79
- 三、農業發生了連年徘徊…………… 86
- 四、一九八八：農業給中國出示了黃牌警告…………… 95
- 五、中國農業露出了希望之光…………… 99
- 六、中國的糧食問題前景嚴峻…………… 104

尾聲 糧食啊！糧食！…………… 112

中國農業問題紀實

九十年代若出什麼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農業問題

- 九十年代中國農業發展所面臨的若干難題…………… 124
- 一九八九：農業仍然還在徘徊…………… 125
- 難題之一：人口增加勢頭太猛…………… 128
- 難題之二：耕地銳減數量太多…………… 132
- 難題之三：環境污染日益嚴重…………… 140
- 難題之四：森林減少數量驚人…………… 146
- 難題之五：水土流失損失上升…………… 155
- 難題之六：自然災害發生頻繁…………… 159

難題之七：水利設施嚴重老化	166
難題之八：農機也是老化質低	172
難題之九：中小農具竟然危機	177
難題之十：農民負擔愈來愈重	182
難題之十一：農民收入愈來愈低	187
難題之十二：腐敗風盛農民難忍	195
難題之十三：七所八所問題嚴重	209
難題之十四：農民貧困包袱沉重	221
難題之十五：科技興農步伐緩慢	230
難題之十六：鄉鎮企業發展受阻	241
難題之十七：政策不穩農心難安	254
難題之十八：穀賤傷農白條坑農	268
難題之十九：買農資難農民心酸	283
難題之二十：賣糧食難農民心寒	293
難題之二十一：浪費嚴重國人心痛	303
結論：中國農業的發展	315

——困難與希望同在 挑戰與機遇並存

附錄：中國大陸「吃」「喝」瘋

官以食為天	331
革命就是請客吃飯	335
愈到下面吃得愈凶	338
檢查吃與吃檢查	344
形形色色的公費宴席	350
外國宴席對照比較	354
老外亦吃得大為感嘆	360
全國究竟被吃掉多少	364
言者諄諄然聽者卻藐藐	374
四菜一湯變成了「四盆一缸」	384
為什麼公款吃喝竟屢禁不止?!	387

上篇 痛苦的反思

一、饑寒交迫的史前史

大約 170 萬年以前，中國出現了元謀人，根據迄今發現的史料，元謀人可說是中國人最早的祖先。自然，中國在那時還不叫作中國。

大約 80 萬年以前，陝西藍田出現了原始人類，藍田人可算是中國母親之河黃河流域的最早居民。

大約四、五十萬年以前，中國北方出現了北京人，從北京人現在的復原像來看，儘管他們的頭部還帶着某些猿類的特徵，但其四肢的發展，已表明他們已直立行走和會使用工具。

不言而喻，在那猛獸出沒、毒蟲叢生、尚無五穀的史前時代，我們祖先的生活，是極其艱難而又困苦的。據後來挖掘出的考古資料判斷，當時人們的壽命極短。有人會對北京人山洞中挖掘出的材料作過統計，在可統計的 22 名猿人中，死於 14 歲以下的有十五人，佔統計總數的 68.2%；死於 15 歲至 30 歲的有 3 人，佔 13.6%；死於 40 至 50 歲的有 3 人，佔 13.6%；死於 50 歲至 60 歲的只一人，僅佔 4.6%。這即是說，當時人們的普遍壽命，平均只有 20 多歲，大批的小孩，未到成年即已夭折。

接着，隨着時間的推移，人類對自然的頑強奮鬥，出現了遠古傳說中的所謂「構木爲巢，以避羣害」的有巢氏時代，所謂「鑽燧取火，以化腥臊」的燧人氏時代，所謂「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的伏羲氏時代，所謂「斲木爲耜，揉木爲耒」的神農氏時代，亦

即現科學所稱的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陝西西安半坡村人，浙江余姚河姆渡人，山東泰安大汶口人，等等，社會並由母系氏族公社逐步轉化為父系氏族公社社會。隨後，傳說中居住在黃河流域的黃帝（號軒轅氏，姓姬）部落，打敗了南方的蚩尤部落和黃河上游的炎帝（號烈山氏，姓姜）部落，殺掉了蚩尤，黃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結成了聯盟，在黃河流域長期生活，繁衍了下去，由此構成了後來華夏民族的主幹，黃帝也從此被尊奉成了華夏民族的祖先。

在黃帝時期，生產力比以前有了很大發展，傳說此時已有不少發明創造。如倉頡造字，嫫祖（黃帝妻）養蠶、共鼓，貨狄作船，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臯區占星氣，隸首作算術，容成造曆法，伶倫、榮將作音律，胲駕牛……等等。而在黃帝之後，則是有名的堯、舜、禹三帝。此也正是中國原始公社社會的後期。《禮記·禮運篇》曾這樣描述了堯、舜、禹時期的社會狀況：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首領公選，世稱「禪讓」），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養育），鰥、寡、孤、獨、廢疾（殘廢）者皆有所養。男有分（職業），女有歸（及時婚嫁）。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生產品共同所有）；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即各盡所能）。是故謀閉而不興（不欺詐爭利），盜竊亂賊而不作（不偷盜搶掠），故外戶而不閉（無私有財產，外出不用鎖門），是謂大同。」

這段文字，把當年的社會狀況描述得是何其美妙啊，這也成了《禮記》作者在當時以及後來數千年裡中國無數的仁人智士們津津樂道並着力追求的「大同世界」！只可惜的是，由後世學者托名孔老夫子所作的這部大作，不過是對當時社會的一廂情願的烏托邦而已，它把當時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物質與精神生活極端貧乏的原始

公社社會，憑幻想「拔」得太高了！因在堯時期，「一把手」堯住的不過是茅草屋，吃的也僅是糙米飯，菜餚是野菜根煮煮不加調料，用的不過是土缶飲食器，穿的也只是粗布遮身，衣履不到破爛不換，冬天裡乾脆是僅披塊獸皮。舜時比堯進化一些，其他皆相似，惟飲食器皿用上了木製，上面再微微塗層漆。禹時則又「濶」一些，用上了專門祭器，外面塗漆，內面還要塗層紅，但禹的生活仍很艱苦，傳說光治水就費時十三年，靠雙腳走遍了天下，饑食乾糧，渴飲生水，荒山穴洞，皆可存身，三過家門而不入，最後積勞成疾，於東巡時死於會稽。昔日的「皇帝」生活皆只能如此窘迫羞澀，更遑論其治下的廣大黎民百姓！

故而，在吃了上頓愁下頓，過了今天愁明天的原始社會，人們爲了自己的生存和繁衍，常常要付出極其巨大的代價，絕非像古代夫子們所吹噓的那樣美好。這也正如列寧所說：「說原始人獲得的必需品是自然界無償的賜物，這是笨拙的童話，……這種黃金時代在過去從來沒有過，生存的困難，同自然作鬥爭的困難使原始人受到十分沉重的壓抑。」（《列寧全集》第五卷第八十九頁）

這個「十分沉重的壓抑」是什麼？說穿了它非常簡單：就是要尋覓食物和取得食物。它可說是要維持生存的頭等大事。因而孔二先生的高足弟子子夏所出的《毛詩》就稱：

「民之質矣（實質，主體），日用飲食。」

二、血跡斑斑的「史書」

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魯迅先生早就在他那篇著名的《狂人日記》中吶喊道：「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

是的，當歷史的脚步踏進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盡管此時的華夏已有了光輝燦爛的文化，疆域比以前大大擴大，人數也比前明顯增加，但因種種原因，其對食物和財富的爭奪却往往顯得比以前還更加殘酷。據《管子·小稱》記載，春秋時五霸之首的齊桓公某日忽言自己未曾嚐過蒸嬰兒的味道如何，其擅於烹調的寵臣易牙聽後，即將自己的長子蒸了獻給齊桓公，以示効忠。這可說是中國有史以來對「吃人」的最早記錄之一。而當時戰爭的頻繁，更是難以想見，據魯史《春秋》的記載，僅僅記在魯史上的二四二年中間，列國之間的軍事行動，就達到了四八三起，朝聘盟會四五〇起，共計九三三起，平均每年近四起，即每三個月中就要發生一起！因而《左傳·宣公十五年》曾載，當宋國都城被楚軍團團圍困的時候，城中糧草已斷，居民餓極，迫不得已，只好「易子而食」，析骸以炊。

非常明顯，如此頻繁的戰爭、內亂、外患等人禍，給廣大人民羣衆帶來了極大的災難；而與此同時，在廣袤的神州大地上，又連

綿不斷地發生着旱、澇、洪、風、雹、霜、蟲、病等各種自然災害，這對於生產力很不發達，長期是依靠手工勞作，須要仰賴靠天吃飯的中國人民來說，無疑更是極大的打擊。在漫長的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上，數不盡的天災與人禍加在一起，源源不絕地向中國老百姓襲來，這使得各地「人吃人」的慘烈事件，層出不窮，屢屢發生……

……

(一)

早在漢高祖二年（公元前二〇五年），素稱天下穀倉的八百里秦川陝西關中大饑，米斛萬錢（秦始皇三十一年價為一千六百錢一斛），人相食。這可說是史籍中對於「人吃人」一事的最早確鑿記錄之一。

而在漢武帝三年（公元前一三八年），史書記：「春，河水溢於平原。大饑，人相食。」

而在漢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一二〇年），「三年關東被災，郡國凡十餘，人相食。」「山東諸郡大水，民多饑乏。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

在漢元帝時期（公元前四八年至公元前三五年），真可說是年年有災：「關東十一郡國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移穀以相救。」「六月，關東饑，齊地人相食。」「夏，大旱，饑。」「雨雪隕霜殺桑。九月，隕霜殺稼，天下大饑。」

王莽新漢時期（公元八至二三年），「饑旱連年」，「歲大饑，人相食，盜賊蠭起，數千為羣。」「荊州饑饉，民衆入野澤，掘堇苳（即葶藶）而食之。」「關東大饑，人相食。」「蝗從東方來，飛蔽天。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乃置養贍官廩食之。使者監領與

小吏共盜其廩，饑死者十（之）七八。」

漢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二六年）「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建武二十二年（公元四六年），「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人畜饑，疫，死耗太半。」

漢安帝永初三年（公元一〇九年），「三月，京師大饑，民相食。郡國八旱。并、涼二州大饑，人相食。」

漢桓帝建和元年（公元一四七年），荊州、揚州發生大饑荒，「二州人多餓死。」元嘉元年（公元一五一年），「四月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永興元年（公元一五三年），「河水溢，百姓饑窮，流冗者數十萬戶，冀州尤甚。」永壽元年（公元一五五年），「司隸、冀州，饑，人相食。」延熹九年（公元一六六年），「司隸、豫州飢，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

漢獻帝興平元年（公元一九四年），「晉、陝大旱，數月不雨」，「穀一斛值錢五十萬，長安城中人相食，白骨委積。」「濮陽蝗蟲起，百姓大饑。」

晉懷帝永嘉四年（公元三一〇年），幽、并、司、冀、秦、雍各州發生大蝗害，「草木牛馬毛鬣皆食盡」，「天下大疫，死者十之二三。」翌年，「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

晉愍帝建興元年（公元三一三年），「大水，人不粒食。」二年，「大饑，穀二升，值銀一斤。」三年，「平陽、河東大蝗，民流殍者十五六。」四年，「京師饑甚，米斗值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

晉成帝咸和四年（公元三二九年），「大饑，米斗萬錢。」五年，「大旱，且饑疫，無麥禾，天下大饑。」七年，「雨、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鷄子，平地（水深）三尺，滂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計，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

禾稼蕩然。」成帝咸康元年（公元三三五年）「諸郡饑。天下普旱，會稽、余姚特甚，米斗值五百，人有相鬻。」二年，「大旱，金一斤值粟二斗，百姓嗷然。」

晉穆帝永和二年（公元346年），「蜀饑饉，四境之內，遂至蕭條。」七年，「中原大亂，因以饑疫，人相食，無復耕者。」八年，「鄴中大饑，人相食。」十年，「秦大饑，米一升值布一匹。」十一年，「秦大蝗，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十二年，「潼關之西至於長安，虎狼為暴，專務食人。」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公元三七二年），「大旱，人多餓死。」孝武帝太元六年（公元三八一年），「無麥禾，天下大饑。」太元十年，「長安、幽州、冀州，大饑，人相食。」十二年，「涼州大饑，米斗值錢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

晉安帝元興元年（公元四〇二年），「二月，姑臧大饑，米斗值錢五千，人相食，餓死者十萬餘口。四月，三吳大饑，戶口減半，會稽減十三四，臨海、永嘉殆盡。」

.....

寫到這裡，筆者感到手中的筆，竟是那樣的沉重。雖然寫的是已經距今有一千多年了的陳年往事，但我透過這些凝練的字眼，也彷彿看到了那一幕幕驚心動魄、慘不忍睹的殘酷景象。或許，有的讀者會問：你說的這些，不過是中國封建社會早期的情況，那時的生產力還不發達，發生饑荒人互相食的事情難以避免。可我們後來不是有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明皇洪武、康熙乾隆這些幾乎人人都引以為豪的「大英雄」麼，他們曾使得中國發出的璀璨光芒，揚威世界，那末在他們的統治之下，還有沒有互相吃人的悲慘的事情發生呢？

應當說，這個問題問得好。因筆者自小學至中學至大學，被牢

牢灌輸的也就是中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歷史悠久，出產豐富」這十六個字。這使得當時的我和那些與我同時代的朋友們，個個都以爲中國真是天之驕子，錦繡叢中，蜜糖罐內，不知道也無從知道中國歷史上那血淋淋的、悲慘的、可怕的、不想承認但又不得不承認的真實的一面。現在，我盡力按捺住心中的酸楚，索性把它們都寫下來吧！

(二)

東晉、十六國、南北朝、隋和唐初的種種慘事不說了，即便是在歷朝史書都津津樂道，許多今人也讚不絕口的唐太宗貞觀之治的太平盛世，從貞觀元年至貞觀三年（公元六二七年至六二九年），全國會連續發生三年大災，「關中旱飢，民多賣子」，「以接衣食」。而就在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六八二年），又發生了「關中先水，後旱，蝗，繼以疾疫，米斗四百，兩京間死者相枕於路，人相食」的慘劇，甚至「上（皇帝）以關中饑饉，……將幸東都，發京師時，出幸倉猝，扈從之士有饑死於道中者。」武則天自掌權之後，雖然連年災荒不斷，但她自登上皇帝位，改唐爲周以後，竟下旨「禁天下屠宰及捕魚蝦」，適「江、淮諸州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衆。」即使在史稱「盛唐」的肅宗上元二年（公元七六一年），江淮等地亦出現了「大饑，人相食」。

當唐經五代入宋之後，水、旱、蟲、風、雹、地震等自然災害幾連綿不絕。從宋太祖開始，史籍上就登滿了「饑」、「乏食」、「民多饑死」、「（京）都民寒餓死者甚衆」等等記載。到宋高宗建炎元年（公元一一二七年），首都汴京發生大饑荒，一升米要賣錢三百，甚至一隻老鼠也要「值數百錢，人食水藻、椿槐葉，道殣（餓死之人）骸無餘齒（腐爛的肉）」。建炎三年，山東諸郡又「大饑，人相食」。紹興十八、十九年（公元一一四八、一一四九年），

浙東、浙西、江淮郡國、常州、鎮江等府「大饑，紹興尤甚，民之仰哺於官者，二十八萬六千人，不給，乃食糟糠草木，殍死殆半」。

。到宋孝宗淳熙十年（公元一一八三年），合、昌州等地「荐饑，民就賑，相蹂死者三千餘人」。到宋寧宗嘉定元年（公元一二〇八年），淮郡、行都等地「民大饑，食草木，流於江、浙者百萬人。先是淮郡權兵，農久失業，殍死者十三四」。嘉定二年和三年，又「大饑，人相食」，行都「殍死者橫市，道多棄兒」。到宋王朝滅亡之時，揚州等地仍「饑，谷價騰踊，民相食」。

元取代宋不久，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公元一二八二年），潞城等地「蝗傷稼，草木俱盡，大饑，人相食」。元武宗至大元年（公元一三〇八年），「紹興、台州、慶元、廣德、建康、鎮江六路飢死者甚衆，饑戶四十六萬有奇」，山東、河南、江淮等諸郡也「大饑」。到元明宗天歷二年（公元一三二九年），幾乎全國大饑，關西等地已連年不雨，「歲大饑，人相食，聞民有殺子以啖母者，爲之大慟」。到元順帝至正年間（公元一三四一年至一三六七年），二十多年內也幾乎年年都有「大饑，人相食」的記錄。如僅大名路一地，就有饑民七十萬。諸如「河東大飢，民相食，人多饑死」；「大同饑，人相食」；「蘄、黃二州大旱，人相食」；「江東饒州、江西龍興、廣東南雄、湖南永州……大饑，死者相枕繼」；「福建泉州、廣西梧州、閩海福州……及京師，大饑，人相食，民有父子相食者」；「薊州、濱州、般陽、滋川、鳳翔……等地，春夏皆大旱，莒州家人自相食，岐山人相食」；「正月至五月，京師大飢，死者無算。通州民殺子而食之。保定路孛死盈道，軍士掠孱弱以爲食。濟南及益都之高苑、莒之蒙陰、河南之孟津、新安、颍池等縣，皆大饑，人相食」。……

明朱元璋統一中國之後，情形並不比元朝好上多少。早在明太